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百二十三

時自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璽奉

敕修

王汝訓

余懋學

張養蒙

孟一脈

何士晉

陸大受
李倬

張庭

王德完

蔣允儀

鄒維璉

吳羽文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萬曆初入為刑部主事改兵部累遷光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行

目見卷二百三十五 及傳 一
恣甚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
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部曹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
徼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
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諤諤者絀直犯乘輿
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
於借劔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
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
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
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母好諛醜正是時巍以
政府故方厚與郊聞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

嘗詆與郊汝訓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
調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巍詔奪明
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
郊尋以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
孟考選納賄竝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汝訓入爲太常少卿孟秋饗廟帝不親行汝訓極諫帝
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尋進太僕卿調光祿汝訓先爲
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據會
典請盡裁內府冗食不許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

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懇寃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疏入輒重允譴至除名而謫應望戍烟瘴應參爲民汝訓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

帑不以供營繕而四方採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訾汝訓屢請發帑佐工皆不報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卒贈工部尚書諡恭介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監申信不法帝爲罷信久之陳崇惇大親蹇諤慎名器戒紛更防佞諛五事時居正方務綜覈而懋學疏與之忤斥爲民永不敘錄居正死起懋學故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

明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 三
爵請召還光祿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
俱報可尋擢南京尚寶卿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
以言事忤執政同官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
訐懋學上言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
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吳
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
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
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
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
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
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
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
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
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
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
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
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
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爲佞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

爲乖戾其蠹十也懋學夙以直節著稱其摘季馴不無過當然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理漕儲疏白程任卿江時之寃二人遂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追諡恭穆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夤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

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綢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

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

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闈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

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

必賴家奴於是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敝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

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

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藻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賜諡毅敏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為平遙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為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

乃不任臣工顛取宸斷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污隆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小大畢霑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為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

明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 九
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沉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鉞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蕃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

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屢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四十一年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晚膺節鉞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樹云
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資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解母輒示

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年舉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寧波推官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衮職有闕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洩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賡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禎久掌錦衣為內閣爪牙中樞心腹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戶部尚書趙世卿誤國無大臣體已復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輔臣

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禎以絕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寃獄初皇長孫生有詔起廢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等四人士晉請大起廢籍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九萬初帝弟潞王婚費不及其半士晉請視潞王帝將崇奉太后詔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未幾有張差梃擊之事王之案鉤得差供帝遷延不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

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郎中陸大受稍及之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閏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

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劔尚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

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裁察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闕官已補請改命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尚書奪郎中以下俸士晉之官四年移廣西參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遷太僕天啟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安南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四

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明年四月魏忠賢大熾爭挺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誣叛臣安邦彥賄士晉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贓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產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減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案發張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挺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

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者
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禁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
張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
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
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
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妃葬
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強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
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
出爲撫州知府以清潔著聞居二年徐紹吉韓浚以京
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齟齬引退抑鬱以死又有聞

喜李倖者爲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語涉逆謀
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錄倖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爲
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以言懾之竟不敢
之任後復中以京察卒於家天啟初御史張慎言方震
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三人寃乃贈庭俸光祿寺少
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俸廕諡不
果大受未幾卒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兵科給事中西陞失事德完言諸邊歲糜餉數百萬而
士氣日衰戎備日廢者以三蠹未除三策未審也何爲

三蠹一曰欺邊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賞增額也三曰虛邊防鮮實也何謂三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計在目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則百年可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今經畧鄭洛主款巡撫葉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爲飭三臣石星爲本兵德完上十議以規時帝納之已請裁李成梁父子權劾黜黔國公沐昌祚冠服罷巡撫朱孟震賈待問郭四維少卿楊四知趙卿又發廣東總督劉繼文總兵官李棟等冒功罪半歲章數十上率軍國大計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上籌畫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

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萬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內難除宜嚴劾內府諸庫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鹽法外開其源而內節其流庶幾國用可足時弗能用倭寇久躡朝鮮再議封貢德完言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封果不成德完尋以疾歸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採木權稅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元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劾湖廣稅使陳奉四大罪再疏極論謂奉必激變奉果爲楚人所攻僅以身免尋因

禱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羣黎縱盜賊而吞赤子幽憤沉結叩訴無從故雨澤緣天怒而屯螟螣因人妖而出願盡撤礦稅之使釋逮繫之臣省愆贖過用弭災變不報四川妖人韓應龍奏請權鹽採木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稅使被逮德完皆力爭復劾山東稅使陳增畿輔稅使王虎罪不報已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王子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何以支因請減織造止營建亟完殿工停買珠

寶慎重採辦大發內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時帝寵鄭貴妃疎皇后及皇長子皇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貴妃卽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探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祕虛實未審臣卽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於父

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漢朝袁
盎却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
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
差大學士沈一貫力疾草奏爲德完解帝亦不釋旋廷
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德完
耶如爲皇長子慎無擾瀆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
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懼外廷議論眷禮中宮始
終無間矣光宗立召爲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
啟元年京師獲間諜詞連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請出受
南京初德完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

等異楊鎬李如禎喪師論死廷臣急欲誅之德完乃上
疏請酌公論或遣戍立功或卽時正辟蓋設兩途以俟
帝寬之且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
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寬鎬等於是給事中魏
大中再疏論之德完亦力辨帝爲詰責大中事乃已德
完尋進戶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言事獲罪
疏救之明年遷左亡何卒官其後輔忠殿邦以黨逆敗
僉爲德完惜之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桐鄉知
縣移嘉興天啟二年擢御史時廣寧已失熊廷弼王化

貞俱論死而兵部尚書張鶴鳴如故糾之者反獲譴允儀不平疏直其同罪佚罰因言近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麥無秋皇上於宮中祈禱反得冰雹之災變不虛生各以類應夫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於妖孽以鬚眉之丈夫而交關於婦寺以籍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潔己是皆陰脅陽之徵也報聞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為羣奸朋謀而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竝以邊功晉

宮保允儀益憤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覲顏哆口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為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會議紅丸事力詆方從哲請盡奪官階祿廕其黨惡之徐州舊設參將山東盜熾以允儀請改設總兵尋疏論四川監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請優敘而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罷斥

不從踰月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忠賢劉朝輩皆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元詩教趙興邦等分部要津

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托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囹圄充塞而此輩宴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之人也中旨將重譴允儀以大學士葉向高言停俸半歲已復因災禳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虛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巡按陝西條上籌邊八事太常少卿王紹徽家居與里人馮從吾不協允儀重從吾薄紹徽魏忠賢

擢紹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儀還朝卽出爲湖廣副使其冬又使給事中蘇兆先劾其爲門戶渠魁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御史言奸黨王紹徽勦點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諸錄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從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陳計吏八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計京官貶黜者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尋擢太僕少卿四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標兵止五百餉六千不及一大郡監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屬城率庫薄無守具六年流賊將窺湖廣兵部令移鎮襄陽鄖

陽益虛其冬賊大至陷鄖西上津明年陷房縣保康允儀兵少不能禦上章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攜婦女疑爲賊用斲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而并逮允儀下獄戍邊而以盧象昇代十五年御史楊爾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薦未及用而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摭布政竇子偁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

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遼左用兵疏陳數事尋以憂去天啟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譙責海內方用師將帥悉賄進職方尤冗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絕因極論債帥之弊譏切中官大臣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勲郎中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已大怒共詬誅維璉及維璉調考功櫬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

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逐司馬光爲言櫬等愈怒櫬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益不安其位矣維璉欲去不得詔留視事乃嚴覈官評無少假借楊漣劾魏忠賢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姦大惡罄竹難書陛下憐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豈知罪惡旣盈卽不忍不可得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羣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也若夫

明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 三
黃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疏
入責其瀆奏崔呈秀坐贓被劾維璉論戍邊諸媚璫者
力別其是非請託拒不聽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
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卽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
璉調部非法詔削籍復構入汪文言獄下吏戍貴州崇
禎初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
納言議諡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
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亂遣遊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
紅夷據澎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璉屢檄芝
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勦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

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
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諸
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
著會當國者溫體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
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年春敘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
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於家吳羽文旣謝病歸至
崇禎六年始復出歷考功文選郎中帝以積疑吏部有
私選郎十一人譴黜大半遷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絕諸
弊數與溫體仁牴牾賊毀皇陵有詔肆赦體仁令刑部
尚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二人昧下獄羽文用高鳳翔爲大名知府鳳翔故嘗坐小罰言者復謂其徇私坐謫戍侍郎吳牲等交薦復官未赴卒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贊曰王汝訓諸人建言挺謇諤之節游歷卿貳不隕厥問余懋學之言十蠹有以哉鄒維璉抗魏奄拒逆黨僅坐謫戍幸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年不總裁官總纂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纂修館部尚書嘉祿級張廷玉等奉

救修

江東之

家百李乘植

金士衡

蘇東湯兆京

孫振基

曾熾王元翰

李朴

共言丁元薦

于玉立

兼而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

明史卷三十一 列傳一
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爲閱
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
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
并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驩以得吏部宜斥帝下
爵獄論死夢龍罷去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
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
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
壽宮於大峪山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
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
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

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爭御史丁此
呂事及論學謨卜壽宮之非與申時行等相拄卒被斥
去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
政戴光啟爲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
正敗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維文代嗣修懋修
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
爲題顯爲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
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請
敕吏部覈官評以定去留尚書楊巍議黜維文改調應
科檄留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此

呂坐謫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魏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魏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魏竝求去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魏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爲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

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邇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其後啟愚卒爲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帝追讐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風示廷臣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資帝乃諭內閣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邱橐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時行等力爲

守有解言璉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竝添註廷臣益忌植等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寃囚則旱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

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樂從之遊今指植與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七月御

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竟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八月役旣興矣大學士王錫爵植館師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錫爵故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三人念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者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變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

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劾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方疏辭錫爵忽奏言恥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畧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用賢等櫻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國巍化輩曩嘗舉爲正人言言相左日謀剗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

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請令各宣力地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魏化光祖世臣定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行用賢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岳坐免帝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閏月復躬往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於外御史柯挺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達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論哂之植東之可立自以言事見

知未及三歲而貶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屢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植墾土積粟得田四萬畝歲獲糧萬石戶部推其法九邊以倭寇退請因師旋選主客銳卒驅除宿寇恢復舊遼陽詔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稅監高淮貪暴請召還不報後淮激變委阻撓罪於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錦義失事巡按御史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律植以却敵聞且詆業弘業弘再疏劾植欺蔽詔解官聽勘勘已命家居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並擢已由評事調

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御史與蘇等並罷召由請事歸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
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僉都御史王宗載嘗承張居
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東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
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
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
走遂與應昌俱得罪東之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
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寘於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
租三之一獨不及皇莊及勦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
制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宮事與李植羊可

立皆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鄧州進湖廣
僉事三遷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貴州擊高砦叛苗斬首百餘級京察被劾免官復以
遣指揮楊國柱討楊應龍敗績事黜爲民憤恨抵家卒
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闔門病疫死遺孤一歲
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
有後

湯兆京字伯閔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
治最徵授御史連劾禮部侍郎朱國祚薊遼總督萬世
德帝不問巡視西城貴妃宮闈豎塗辱禮部侍郎敖文

禎北京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山歲可獲金四百萬者有請徵徽寧諸府契稅粥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嚮之北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請罷稅使張粵礦使王虎王忠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揚典京察所譴黜皆當而被黜者之黨爭相攻擊北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詳具丕揚傳中尋出按順天諸府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北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訐北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北京悉縱遣之東廠太監

盧愛縱其下橫都市北京論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國北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尙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於外皆不咨都察院北京引故事爭圖南之調爲給事中周永春所劾棄官歸北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及煥二人連章辨北京亦爭之強帝欲安煥爲稍奪北京俸北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遂助北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煥亦引去北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齟齬北京力維持

其間清議倚以爲重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污之者天
啟中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父應徵雲南參政以廉能稱士
衡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南京工科給事
中疏陳礦稅之害言曩者採於山權於市今則不山而
采不市而權矣刑餘小醜市井無藉安知遠謀假以利
柄貪饕無厭楊榮啟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
造患於石嶺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盜賊所在而有
蕭飭豐沛間河流決隄居人爲魚鱉乃復橫征巧取以
蹙之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甘肅地震

復上疏曰往者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
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甘肅天鳴地
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
戲也因極言邊精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
事拮克引鹿臺西園爲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尙書王
基雲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
以渠等考察被黜爲沈一貫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爭
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當預推內閣士衡以不協
人望抗章論姜士昌宋燾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事中
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禁章奏未下者由

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衡力陳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錫爵為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為言者所攻士衡並為申雪三十九年大計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齊楚浙人之黨也與孫丕揚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太僕少卿引疾去卒於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廉知其清

介狀稱說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

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切身
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
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
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
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
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
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
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
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
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

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
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
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
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
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
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
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
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
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
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

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權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二

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

史管橋敗羣叢穢皆不報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鷲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

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贓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啟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官將召用爲尙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莘縣知縣調繁安邱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徵與李成名等

十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
下振基得戶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請
起廢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賓尹分校會
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強總裁侍郎蕭雲
舉王圖錄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知貢舉侍郎吳道南
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
尹爲敬夤緣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稱病
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較順天鄉試所取童學
賢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會吏
部都察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

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
等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
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中張篤
敬證尤力方賓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
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朝多其黨欲藉
是寬敬正春乃會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
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
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真罪非止不
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
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

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道南
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
敕部更覈廷元黨元詩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尋
引去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
德妻爲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訟於官
爲建祠賓尹恥之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
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言此施湯故智
欲藉雪賓尹前恥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
永縉巡按御史荆養喬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
引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孫瑋議鑄養喬秩令廷弼解

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振基孟禎
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
進李若星潘之祥翟鳳翀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
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元詩教趙興
邦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遠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
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
是黨廷弼者頗屈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
吏部尙書趙煥者惟詩教言是聽乃以年例出振基及
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瑋亦引去振基勁直
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旣去科場議猶未定策

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敬孫慎
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
疏竟留中賓尹敬有奧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
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旋出之外并逐
慎行旣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廷弼
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
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篤敬
毋乃已甚乎孟禎遂亦調外凡與敬爲難者朝無一人
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
基到官尋以憂去卒於家子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

年進士官文選員外郎爲尙書趙南星所重天啟五年
冬魏忠賢羅織清流御史陳睿謨劾其世投門戶遂削
籍崇禎二年起驗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選尙書王
永光雅不喜東林給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舉不當數
事且詆以貪汙御史吳履中又劾其紊亂選法必顯兩
疏辨帝不聽謫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京禮部主事
道出柘城歸德適流賊來犯皆爲設守完其城一時推
知兵歷尙寶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
部兩侍郎皆缺尙書楊嗣昌請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
遷補遂擢必顯右侍郎甫一月無疾而卒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

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隉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却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寃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少卿明年朝事

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濬召入閣邀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闈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

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籛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儉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資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軫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闈之間

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尋進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陷郭正域玉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爲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玉立倜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玉

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言者猶齟齬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啟初錄先朝罪譴諸臣玉立已前卒贈尙寶卿

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爲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聽明年再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羣譟逐之主事沈正宗賀烺皆與相拄坐貶官朴性戇積憤不平其年

十五月上疏曰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域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

川則田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寃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誡并侵居相而一
甲且羅織其賊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
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
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延元庇韓
敬輿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
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爲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
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
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
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
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

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誡宗文及毛一鷺甚力以兩
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
等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
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啟初起
用歷官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
論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
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
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
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不

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撻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尙書趙煥鄉人也煥耄昏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

之麟者浙人黨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爲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鏹賂遺繹絡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

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尙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興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至是以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爲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

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二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詩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寧優敘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

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布衣汪文言者素遊黃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爲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搆也遂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旣見惡齊黨亦交鬪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元

趙之勢頓衰興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啟中趙南星秉銓召爲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鐫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鍛鍊光斗大中獄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贊曰李植江東之諸人風節自許矯首抗俗意氣橫厲抵排羣枉迹不違乎正而質之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之

義不能無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聖人所為致慨於末世之益衰也曾自指獄首此谷意原對

卒崇節節太常少卿

韓維光中大中餘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

具南星爵未幾黨人起西監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

皆與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韓維光中餘

召為善也員以復知文書著數事以文書著數事以文書著數事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終果數自南星爵未幾黨人起西監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終果數自南星爵未幾黨人起西監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國末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姜志禮

田大益

吳宗堯

王正志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二年進士知涇縣治最入

為御史嘗陳時政請節游宴停內操罷外戚世封止山

陵行幸又上崇實杜漸諸疏語皆剴直巡按浙江歲大

侵條主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發漕折銀萬兩易粟振饑民改按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當貶秩文選郎謝廷采用爲永平推官謂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禮馳疏劾其非制廷采坐停俸壽朋改調好禮尋謝病歸召進光祿少卿改太常時稅使四出海內騷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饑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

日未報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旣而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厰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好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啟中贈太常卿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况海內小民罹災禱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

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旣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尙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共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

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尙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並

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宥暨祿李鳳權稅於京口儀真廣東並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

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司官極論乃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祥知縣擢兵科給事中疏論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役在將士則當據今日之斬馘以論功在主帥則當視後日之成敗以定議時趨其言母喪除起補戶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驕泰乘之布列豺狼殄

明史卷三十七 五傳四
減善類民無所措靡不蓄怨含憤覬乘旦有事願陛下
惕然警覺敬天地嚴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閹
人毋縱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怠荒急改敗轍遵治規用
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爲劫
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
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
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
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
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
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

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
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
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
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
苦含辛搃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
勢成家爲讐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
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
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
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
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

爲命脈藥石之言褒如充耳卽令逢于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救僉事馮應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逮羣聚鼓譟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纍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

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怒留中又明年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三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勘合符牒勿經郵傳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

大益復守故事力爭竟如相請內使王朝嘗言近京采煤歲可獲銀五千乃率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洵洵朝以沮撓聞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爲無將之戒御史沈正隆給事中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敢盜兵權包禍心罪當誅帝亦不問明年八月極陳君德缺失言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

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禳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盜橫閭閻猶朘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如夏桀隕於瑤臺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啓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

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覆轍相仍昭然可鑒
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
於天下哉居月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稅
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
骨鯁守官無他營數進危言卒獲免禍蓋時帝倦勤上
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閱故也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戶部主事
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改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
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繩貪墨摧奸豪
風采大著稅監陳奉恣橫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

應京獨以法裁之奉掎克萬端至伐塚毀屋剝孕婦溺
嬰兒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
餘哭聲動地蠶涌入奉解諸司馳救乃免應京捕治其
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明
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
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
噤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
撓命凌敕使帝怒命貶雜職調邊方給事中田大益御
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
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縣知縣王之翰亦

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爲民棟如遣逮俄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救遂并逮應京宅之翰三人頃之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解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緹騎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猶紛拏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請還京大學士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爭以爲請

帝未許俄江西稅監李道亦奏奉侵匿狀乃召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奏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趙可懷薦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絕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迤邐去應京之就逮也士民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旣去則家爲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詣闕訴寃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科給事中陳維春更連章劾奉帝怒謫兩人邊方雜職繫應京等詔獄拷訊久之不釋應京乃於獄中著書昕夕無

卷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囚於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翰先瘐死而孔時繫獄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天啓初贈太常少卿諡恭節何棟如無錫人居官守正旣爲奉所陷襄陽人赴闕訴寃不聽及出獄削籍歸家居十七年天啓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會遼陽陷時議募兵棟如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廣寧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棟如志銳而才踈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及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

罪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遂交章劾之棟如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明黨朝貴大恨遂下詔獄榜掠備至五年秋坐贓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卒王之翰絳州人官棗陽力阻開礦遂被逮拷死天啓初贈光祿少卿孔時旣長繫廷臣救者數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萬壽節葉向高復以爲言乃削籍放還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員外郎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益都知縣性强項中官陳增以開礦至誣奏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被逮削籍守令多屈節如屬吏宗堯獨具賓主禮

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宗堯惡其奸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搆於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二十六年九月宗堯盡發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動持不下會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增罪請撤還帝責增令檢下見捷同官郝敬復請治增罪帝乃不悅責宗堯狂逞要名已而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諫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令守訓誣訐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劉景辰給事中侯慶遠爭之不

聽使者至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既至下詔獄拷訊繫經年禮部郎鮑應鰲等言於沈一貫曰南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卽釋爲民未幾卒天啓時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吳寶秀字汝珍平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寺正出爲南康知府湖口稅監李道橫甚寶秀不與通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道欲權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

吏部尚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爲言俱不報
寶秀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
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詔
獄大學士趙志臯上言頃臣臥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
爲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
闔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
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
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冤乞以身代於是撫按及
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
彙諸疏進御前帝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

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閱閣
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
至九月與一元等並釋爲民歸家踰年卒初南康士民
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寶秀祀之天啓中贈太僕少卿賜
祭錄其一子

華鈺字德夫丹徒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荊州推官
稅監陳奉僕直馳府署中鈺笞之奉佯謝銜之刺骨奉
所受敕止江稅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
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途鈺白御史嚴戢
奉益恨奉欲權沙市稅沙市人羣起逐之奉疑鈺所使

已欲權黃州團風鎮稅復為鎮民所逐奉又疑經歷車
重任教之遂上疏極論鈺重任阻撓罪并及巡按御史
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荊門知州高
則異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鈺重任皆
被逮時二十七年八月也既至下鎮撫獄訊治俾引御
史楷鈺堅不承繫獄中初吳宗堯吳寶秀皆不久即釋
帝欲痛折辱以懼之於是鈺與馮應京王正志等先後
十餘人悉長繫廷臣論救章數上皆不報獄中有鳥形
類鶴而小怪鳴則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鈺起坐俟之
則應京至居久之語鈺以主靜窮理之學日相與研究

三十二年六月長陵災肆赦鈺與重任並釋為民家居
四年卒天啓中贈尚寶少卿賜祭錄一子王正志祥符
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富平知縣二十八年稅使梁
永趙欽肆虐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不
法罪欽亦以李英事訐奏帝怒命逮之給事中陳惟春
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
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亦言近日所逮吳應鴻勞養
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赦下撫按勘虛實不
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梁永亦訐正志
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長

吏皆喪氣正志繫詔獄四年三十一年夏瘕死天啓時贈祭廕子皆眎鉅自礦稅興中使四出跽藉有司謗書一聞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江西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及正志二十九年則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

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綜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宗時際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獲陽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有差至士民幽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也

贊曰神宗二十四年軍府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遂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採礦費帑金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奮起言利而璫使四出毒流海

內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罷嗣是軍興徵發加派再
三府庫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於是決矣

詔中稅費帑金一萬創設銀局一萬人于五百餘小
命兵將繼太官谷一人同外官而往然中亦無益
費曰順宗二十四年軍餉千石皆在軍中而民
亦去至士只幽樂我丁者大不可謂之也
燧入者至十餘年而燧亦
于平明意東...
朕繼宗...
明史卷三百三十七終

